開放文學 -- 江湖俠義 -- 鋒劍春秋
第三十六回 龔國母連破法寶　金子陵幸脫重圍

卻說孫臏命將，暗排八門陣已畢，又令總兵官周達：「你可緊守西門，等候國母臨陣。但若動手，你可速打催陣鼓，以便八將行事。」又令姪兒孫燕：「你可上西門城樓掠陣，看見金子陵敗走，即便施放號炮，不得違誤。」調遣已畢，眾將各接了靈符，率領人馬，披掛齊整，伺候娘娘出馬。　　且說齊國母龔金定，當殿頂盔貫甲，帶齊法寶，辭王別駕，下了三清大殿。手提九環刀，騎上桃花馬，竟出朝門。襄王見娘娘臨敵，心中大喜。見娘娘刀馬純熟，上陣賽過勇將軍，恐怕金子陵法術高強，倘有一錯二差，怎麼得了。心中思想為難，拱手對孫臏道：「昭陽臨敵，孤倒有不放心，孤同老亞父去西門掠陣如何？」孫臏道：「龍意萬安，國母此去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吾主既不放心，要去掠陣，臣不敢奉陪，恐敵人看見，反為不美，走漏消息，吾主自便。」襄王道：「既然亞父不去，孤要掠陣走一遭。傳旨帶馬。」襄王遂即上了龍駒，也不設擺儀仗，率領眾官，走馬上城，支起懸空板，掛起避箭牌，襄王在樓上掠陣，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八家蔭襲公爺，各領人馬，保護娘娘的大駕，來至西門。副總兵周達，連忙投門去鎖，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。三聲炮響，城頭上標桿亂動。若說別將臨陣，這炮聲旗搖，一擁就出城了。這八將俱受了南郡王密計，焉能亂走錯一步。三聲炮響，城門大開，未發出人馬。金子陵討戰多時，聽見炮響搖旗，只道是敵將當先，往上觀看，城門大開，並無一人一騎。

正當疑惑，又聽得一聲炮響，響徹雲霄，城裡發出兵來。兩桿藍旗升空，旗腳下一匹青驄馬，上坐大將，青盔青甲，率領著一大隊人馬，飛過吊橋，競奔戰場正東方位，排開隊伍，十分威武。子陵看見，心中疑惑：「既然敵將當先，為何不與我動手，反在東方駐紮，難道是排陣？」思想之間，三聲炮響，兩桿赤旗升處，旗腳下顯出一匹渾紅馬，坐著一將，金盔金甲，率領一隊軍兵猶如一片紅雲，飛奔戰場正南搭下。忽聽三聲四聲大炮，又有兩隊人馬奔陣前，各按東西兩位駐紮。一連數聲炮響，飛出四隊軍馬，按四角駐紮。子陵看見的八隊軍馬出陣，八員大將當先，排開陣勢。按五行，分八卦，到也威武。

正觀看之間，忽又聽得一聲炮響，只見兩桿日月旗，鳳旗飄空。有五百御林軍，簇擁著龔國母出馬。子陵暗想：「這一定是領兵主將出城來了。」忙催動梅花鹿，用茶條一指道：「女將慢來，我在此已久等多時，快通名姓。」娘娘聞得招呼，收住桃花馬，觀見對面一個道教玄門，就知是妖道金子陵。用刀一指，高聲喝道：「道者聽真，吾乃東齊國母，姓龔，御諱金定便是。你這妖道，莫非是金子陵麼？我東齊臨淄，與你西地長安，各分疆土，兩不相及，為何擅敢興兵，來伐我國。都是爾等奸黨扶助昏君，行欺心之事。早早退步還可，少若遲延，只教你君臣全然喪命。」子陵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貴人乃是女流，不知世務。自古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西地秦皇，應天順人，併吞六國。你看見易水燕山，有孫臏逆天而行，到底難免雷轟之苦。何況臨淄小國，反敢抗拒天兵，終徒然受害。若依我金石良言，貴人是掌昭陽大權，何苦拋頭露面，自輕自賤。不若圈馬回去，勸你王早獻降書，免得生民塗炭。」娘娘聽罷大怒，道：「好妖道，你有多少本領，敢發此狂言，好生招架著。」言罷，就是一刀揮來。子陵即用茶條杖急架相迎。

城上週達看見娘娘動手，就把催戰鼓打得響亮如雷。那八員虎將，聞得鼓聲，各人口含靈丹，發一聲喊，齊望臨淄西門而去。子陵看見驚疑不止：「怎麼這八隊齊將，他保駕出來的，一刀一槍未見，就回城去了？」真是不解。看看臨淄西門，影蹤全無，只留下御林軍一隊人馬保駕，娘娘又揮一刀，金子陵用茶條杖一擋，回手照龔金定頂門就打。刀杖交加，各逞英雄。那八員齊將，遵奉南郡王妙計，回轉西門吊橋以前，各按方位，暗把金子陵裹在當中，若說發兵排陣，子陵豈有看不見之理。因八員將口含靈丹，藥丹為罩軍丸。一將當先，就把三軍罩住，露不出形來了。莫說子陵與娘娘動手，無心細看，就是秦營中瞭望的軍卒，掠陣的兒郎，也只見四面八方的滾滾煙塵，那裡知道是臨淄人馬。八將占了方向，專聽炮響，就要顯形動手。那金子陵做夢也不知道，撞在金鎖陣中。只顧抖擻精神與娘娘苦戰。那襄王在城樓掠陣，心中著急，把鼓錘拿在手中說：「待孤與昭陽擂鼓助戰。」言罷，把鼓擂動，打錏震地驚天。娘娘正然戀戰，聽見催陣鼓響，忙裡偷閒，一回頭，見城上龍旗撼動，那九曲黃羅傘下，襄王親自擂鼓。心中暗想：「此時還不顯出武藝，更待何時？」想罷，把刀法改換，大叫：「妖道，好生招架。」就把仙傳刀法使了出來。猶如一片刀山，全無半點疏漏。殺得子陵難以抵敵，拖杖而逃。娘娘把刀一指：「好妖道，你往那裡走，務必要趕上擒拿。」催開桃花馬，隨後追趕，那子陵見娘娘趕來，心中暗喜，把九龍條祭在空中。

只見九條金龍，張牙舞爪，竟望龔國母落將下來。娘娘一見，冷笑道：「這不過是九龍條，何足為奇。」遂在懷中取出一條神杖，有五寸長，指頭大小。迎風一晃，卻是毫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變成三四丈碗口粗細神杖，見了九龍來，就起在空中，一聲響亮，那九龍條蹤影全無，現了原形，依舊是九個連環金鉤，落將下來。你道娘娘用的什麼寶貝，名為降龍寶杖，一起，九龍條皆無。娘娘收了金鉤，收回寶貝，大叫妖道：「你有什麼寶貝，只管使來。」子陵大怒：「好賤婢，怎敢收取寶貝，氣死我也，你往哪裡走？」圈鹿舉杖就打。娘娘用刀架開，鹿馬盤旋，刀槍並舉，戰經十餘回合，子陵自知難以力敵：「這賤婢法術高強，若將一塊神石打他，猶恐不能濟事，何不將這五塊，按上中下左右，齊打將過來，只叫他措手不及，穩定成功。」當下一面招架，暗念真言，就將五塊神石一齊打將出來。只見一陣青黃紅白黑的五色光芒，連亮響，忽然飛沙走石，風火煙霧，齊望龔國母打來。娘娘一見，十分著急。咬破了舌頭，向著神石噴了五口血水，喝一聲「五神何在，還不與我收回神石，更待何時？」言猶未已，只見半空中，降下幾位神祇，五行制服五石，相生相剋，神石一見，滅影藏形，煙消火滅。

子陵看見神石不靈，心頭火起，催鹿挺杖，奔將上來。娘娘大笑道：「好妖道，還敢動手，有什麼妖術，只管使來。」子陵聞言，怒氣填胸，兩頰發赤，用盡平生氣力，舞得茶條杖呼呼風響。娘娘全無懼憚，展開刀法，密不透風。殺得子陵兩臂酸麻，吁吁發喘，招架不住，大敗而走。娘娘催桃花馬追趕，子陵回首一看，暗暗叫一聲：「不知死的賤婢，你只道破了我的一個法寶，自逞其能，還要趕盡殺絕。那曉得我身邊有件異寶，未曾施展。這賤婢既趕來，還顧什麼陰德。」一伸手，在豹皮囊中取出一面小小的銅鑼，名為晃魂鑼，也不用敲，也不用打，托在掌中對著敵將一晃，眼下發黑。晃兩晃，魄散魂飛。晃三晃，命喪無常。此是海潮留下的奇法，與子陵應用。老道被娘娘趕得著急，盡把寶貝取了出來。看得娘娘追得切近，圈回鹿迎著娘娘，用鑼晃了一晃。國母一見，大驚失色，忙取出一件寶貝，兩頭尖，當中大，名為破魂神針，祭起空中。子陵托著鑼，才要晃第二晃，只見一道光氣落將下來，對準魂鑼一聲響亮，打得粉碎，把老道的手掌都打穿了，疼痛難當，圈鹿大敗而逃。娘娘用刀往後一擺，總兵周達急擂戰鼓，打得鼓聲如雷。孫燕在城上看見子陵大敗，就將信炮施放，響亮驚天。那東西南北八員健將，聽到炮響，把罩軍丹吐落塵埃，噴了三口太陽真氣，四面八方，大小兵將，個個顯露出來。旗幡招展，戈戟如林，猶如銅牆鐵壁一般。

子陵催鹿正走，舉目一看，大驚失色道：「我方才與這賤婢動手，也未見這些人馬，怎麼轉眼間就把我圍困了。這賤婢此時焉能肯饒我呢？我是高山得道的門徒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？憑著我的本領，闖得出去，萬千之幸也；若闖不出去，也落個美名不朽。」想定主意，緊依腳力，高聲大喝：「來者何人？敢攔貧道的去路，通你名來。」小將喝道：「我乃保國公三子，姓袁名剛，知我的利害，早早下馬受縛，免我動手。」子陵大怒道：「小輩，諒你有多少本領，敢說這等大言，看我取你性命罷。」即催開梅花鹿，手提茶條杖，照頭就打。袁剛一舉斧急來相迎，斧杖並舉，各逞英雄。鹿馬盤旋，一場好殺。

只殺得老道招架不住，鹿仰人翻，大叫「呵唷，好小輩。真力大斧沉，我焉能是他對手。」虛打一杖，往下敗走，袁剛緊緊追趕，那袁剛的馬比鹿還快，只趕得嘴尾相連，人挨馬湊，袁剛心中自思：「我只道一斧子下去，把妖道立劈開兩段，不足為奇，何不拿個活的，進城獻功。」想定主意，抬起腿把斧壓住，伸開虎手，把馬前一提，緊趕上幾步，使個大探身，一把拉住了黃絲條，大喝：「妖道過來罷。」用力往後一提，那老道著了急，往前一掙，兩下的力大，只聽得喀嚓一聲，把繫腰的絲條扯斷，連道袍扯

下半幅。老道慌忙催鹿，狼狽逃生，竟望南方而走。袁剛勒馬不趕，復回汛地不題。卻說金子陵逃至南方，喘息未定，迎面又來了一員大將，手提長槍，一聲大喝：「妖道慢來，記得定國公三子獨孤蛟麼。你這妖道，膽大包身，敢來闖我的汛地。」不由分說，舞動鋼槍，衝殺過來。

子陵用杖相迎，虎鬥龍爭，各逞武藝。獨孤蛟這桿槍，乃是祖傳，金子陵豈是他的對手。十合之外，招架不住。茶條杖散亂，露出破綻來。獨孤蛟使個撥草尋蛇的架勢，左肋上中了一槍。那老道哎的一聲，旋回梅花鹿，帶傷大敗。獨孤蛟也不追趕，回守汛地不題。

單講金子陵，敗走沙場，回首不見有人追趕，帶回梅花鹿，心中自思：「左肋亦不知傷得如何？」連忙解開道袍服一看，雖然中了一槍，且喜傷得不重，只刺破一股皮，並無大害。老道緊上袍帶，催鹿舉杖，又往正北上走。忽見有一隊人馬阻住，門旗開處，現了一員大將，喊聲如雷，高叫：「妖道，往哪裡走？你老爺在此久等多時，豈不知護國公爺展麟的利害麼？」子陵道：「我與展將軍往日無仇，今日無冤，何不行些方便，放我出了重圍，豈不感你的大恩。」展麟大怒道：「好妖道，怎敢下說詞！你休要走，看我取你。」兩手挺槍，旁心就刺。子陵舉杖急架忙還，連戰盤空，爭戰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展麟在鞍轎上，摘下竹節鋼鞭，拚在槍上，名為葉裡藏花，槍裡藏鋒。只見金子陵催鹿一枚打來，展麟反手一槍架開。順手提鞭，使了個金絲纏腕，舉了過頂，明晃晃一根水磨竹節鋼鞭，竟望老道而來。老道一見，駭得魂不在身，把頭往前一閃，現出四平八穩的脊梁骨接了一下。打得子陵吐血而逃，旋回梅花鹿，闖至北方。展鳳大怒：「好妖道，敢犯我的汛地麼。」不容分說，舉刀就砍。子陵不敢招架，往下忙奔。

展鳳催開坐騎，隨後追趕，相離不遠，用手中刀一舉，大喝：「妖道看我的兵刃到了。」子陵回首一看，只見刀已到了頂門，把頭一仰，雙膝催開，鹿往前一躍，那刀砍下，只聽得喀嚓一聲，把金冠砍碎落地。雖然未砍著頂門，已經駭得魂飛魄散，拚命逃生。那秦營掠陣官，見子陵被圍，飛馬回營，奏明秦皇。早有王翦、趙高、章邯聞知，不及等候令旨，慌忙下帳，各提兵器上馬，棗領本部軍兵，飛出營門，奮勇殺入陣中。子陵一見大喜道：「多承三位相救，事不宜遲，就此闖出重圍，方有生路。」三將聞言道：「國師說得有理。」不言四人往外攻擊，且說龔娘娘聞得秦兵攻入重圍救護子陵，心中大怒。用九環刀一擺，催開桃花馬，飛奔北方。那四面八方眾將見龍鳳旗高展，星飛電掣，往正北去了，一個個齊放徵駒，圍裹上來，將子陵兵將圍得水洩不通。金子陵見龔氏娘娘率領眾將圍裹上來，並無出路，心中著急。偶然想起：「我真昏殺了，如今被困，性命只在傾刻，何不施展法力，殺出重圍。」想罷，口念真言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打得眾軍二目難睜。子陵大喜，招呼眾將：「跟著貧道來，快些趁勢闖出重圍。」趙高、王翦、章邯一齊用力，率部下趁著一陣風沙，殺出龍潭虎穴。急急如漏網之魚，回轉秦營。這且不題。

且說龔娘娘指揮眾軍，大困秦兵。不料金子陵暗祭風砂，闖出重圍。娘娘大獲全勝，收了陣勢，率領眾將，奏凱進城。

那襄王在城裡掠陣，見娘娘得勝收兵，心中大喜，率領文武下城，至西門上等候迎接。不多時，只見旌旗閃展，三軍歡喜，鞭敲金鐙，齊唱凱歌。襄王見娘娘進了西門，往前搶行幾步。娘娘一見，滾鞍下馬。君後攜手同進行宮。娘娘便換了宮裝見駕，襄王陪笑道：「梓童為孤的江山大戰一日，殺敗了子陵，其功不小，孤心感念不盡。」龔娘娘道：「一來托聖上洪福，二來仗南郡王妙計，三者賴眾將虎威，大敗秦人，臣妻何功之有。」襄王笑道：「休得太謙，孤當先敬三杯水酒，權與梓童賀功。棒酒過來！」左右近侍滿斟玉液，高捧金杯，雙膝跪下。襄王接酒在手，就地一躬道：「御妻汗馬功勞，聊表孤之寸心。」娘娘連忙叩首道：「臣有何德能，敢勞王駕賜酒。」

忙伸手接酒過來。他本是戰乏人，渾身是汗，卸甲之時，不防賊汗浸體，舉酒才喝了一口，忽然跟前發黑，腦後生風，往前一頻，往後一仰，跌落塵埃，將玉杯打得粉碎。襄王大驚，慌忙上前抱起，灌救多時，娘娘鳳目微睜，渾身發汗。襄王著忙，派宮宦將娘娘扶上鳳輦，送回昭陽服藥凋治。襄王率大小文武，排駕要還朝。忽見龍旗來報：「今有南奉王回朝，現在宮外侯旨。」襄王聞言，龍心大喜道：「傳旨請王叔見駕。」田英進至行宮，襄王起坐，口稱：「王叔臨陣，被秦賊暗算，敗走何方，你因何一去數日，才得回朝？」田英奏道：「被金子陵神石打傷，敗走臥龍村，遇著護國公之女李美容。」把醫治招親之話，敘說一遍。襄王大悅道：「此是王叔萬千之喜，傳旨請王嬸見駕。」李美容遵旨，直進行宮，山呼行禮。襄王道：「王嬸平身。」吩咐宮宦備輦，送王嬸回王府。李美容謝了恩，乘輦進魯王府去訖。襄王擺駕回宮，上三清大殿，擺設喜筵，大宴群臣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金子陵暗祭風砂，闖出金鎖陣，回轉秦營，上金頂黃羅大帳，參見始皇請罪。始皇道：「國師被困，勝負兵家之常，孤也不應見罪。但龔金定雖然驍勇，未必有此妙算，一定另有能人調度。國師的陰陽有准，何不占算占算，便知甚人擺的金鎖陣，神鬼不測，這等利害。」子陵叩首謝恩，起來吩咐排香案伺候，整頓衣冠，虔誠禱告。就將金錢一擲，細詳爻象，大驚失色，默默無言。始皇心中疑惑，就問「國師占算一番，果是何人擺陣？或凶或吉，快快來說，為何不言不語，觀看爻象，面帶著驚疑，是何原故？」金子陵放下金錢，轉身望上進奏道：「吾主在上，前者定道孫臏回轉天台，不料藏在臨淄城中，今日暗排八門金鎖陣，幫助龔妃。如若不是借吾主的洪福，一定遭了毒手。」始皇聞得孫臏尚在齊國，心膽俱裂。